

下
ZUIQIANG
GONGQIE

最强攻略

生生世世 待嫁归



浪漫古言系列
001

遇到这样的男主……呢……

女主也就基本告别正常谈恋爱了……

维和粽子 著

最强爱情攻略，

开启最意想不到的追爱模式。

萌纯系作家维和粽子最新力作

史上脑洞最大的古言爱情幻想小说

附赠20000字独家番外+精美书签

「承衣……」语音未落，

少女就被拥入怀中。

姜随云反应过来，

满脸通红地试图推开抱着她的颜承衣：

「你干什么啊。」

你……放开……」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最强攻略

丁 ZUIQIANG
GONGLE

维和粽子 著

生生世世
待卿

1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强攻略：生生世世待卿归：全2册 / 维和粽子著.

—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5399-8204-5

I. ①最… II. ①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65072号

书 名 最强攻略：生生世世待卿归
作 者 维和粽子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戚兆磊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戚兆磊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276千字
印 张 26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，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204-5
定 价 55.00元 (全2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
录
「上」

- 上 卷 : 爱 别 离
- 第 一 章 魏国·魏离 / 3
- 第 二 章 魏国·使臣 / 11
- 第 三 章 魏国·令主 / 26
- 第 四 章 蒙国·蒙无疆 / 33
- 第 五 章 鬼都·年末评定 / 51
- 第 六 章 楚国·牟君辽 / 68
- 第 七 章 鬼都·谋划 / 85
- 第 八 章 帝国·夏白泽 / 91
- 第 九 章 帝国·沉梦香 / 103
- 第 十 章 帝国·前尘 / 119
- 第 十 一 章 鬼都·密室 / 128
- 第 十 二 章 鬼都·倾夕 / 141
- 第 十 三 章 鬼都·真假 / 157
- 第 十 四 章 赵国·偶遇 / 174
- 第 十 五 章 赵国·任平生 / 190



目
录
「下」

下 卷 　：　 求 不 得

- 第十六章　　帝国·旧日 / 207
第十七章　　鬼都·试探 / 215
第十八章　　齐国·苏醒 / 223
第十九章　　魏国·过场 / 235
第二十章　　鬼都·公子晏 / 252
第二十一章　鬼都·令主 / 260
第二十二章　齐国·柴峥言 / 274
第二十三章　帝国·颜承衣 / 287
第二十四章　帝国·梦境 / 306
第二十五章　赵国·锥心 / 322
第二十六章　帝国·真相 / 329
第二十七章　鬼都·安宁·终 / 354

番 外 卷 　：　 长 相 忆

- 番 外 一　　后事 / 366
番 外 二　　人物 / 381
后 　　记
附 　　录





下卷
求不得

第十六章

魏国·魏离

帝都。

烟柳画桥，繁华盛景。

道路宽阔，足能容下五六辆马车并行。两旁集市热闹非凡，人头攒动，一眼望不到边。酒肆、茶馆、客栈、赌馆、青楼……只要你想，这里便有，各类幡子舞动如云，叫卖的商贩铺子前琳琅满目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且什么奇装异服的模样都有。帝国虽已不是大陆霸主，但仍然强横独大，因而帝都往来的人亦是最多的。

聂枣上一次来帝都，由于赶着做任务，都没来得及好好看过这座城。

多年过去，有些建筑店铺与记忆中已有不小的差别，有的翻修有的重建，但依稀的熟悉感还是不经意地渗透出来。

也许，她并不如她以为的那样痛恨排斥这里。总归是故土，总归是她出生长大的地方，总归承载着她最初的记忆，即便再不堪的经历也无法抹去那些曾经的美好记忆。

她问过颜氏钱庄的人，他们现在也不知道颜承衣在哪里，只知道颜承衣十五日会回到帝都查账，于是聂枣便先一步在这儿等着。

闲来无事，她逛到了一处熟悉的府门外。

过去的姜府，如今早已改换门楣，但还是能找到她熟悉的痕迹。红漆木柱上自己调皮用刀刻下的痕迹还在，府外石狮子腹部被她用胭脂抹了点嫣红，现在还能看到浅浅的残红。沿着墙根走了一段，便在草丛的掩映中寻到一个小小的墙洞，只是此时已被人堵实。

十岁之前她经常从这个洞里钻出去玩，后来被她爹发现也只是稍稍训斥了她几句，让她想出门玩便跟他说，爹爹会找人带她出去的……可被人领着怎么比得上自己偷跑出去有趣！

聂枣想着想着，心里终于还是沉甸甸地痛了起来——并不强烈，更像是历经沉淀后的几许惆怅。

大抵是看到了任平生，仿佛看到了可能的自己。

如果自己真的变成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冷漠者，那她还是她吗？

多年来，守着柴峥言，也像是守着她最后一分本心，因为有柴峥言，所以她永远还是那个姜随云。

于是，她便走到了柴府。

这里同样换了主人。

聂枣看着曾经熟如自家，如今却陌生紧闭的门扉，脑中闪现过当初和柴峥言初识时的画面。奇怪的是，这段记忆竟然还显得很新，仿佛没多久前才被想起来一样……她乔装成小厮偷跑出来找柴峥言，在府门口惊了柴峥言的马，反被柴峥言救下。当时她还以为自己装小厮装得很好，没料到柴峥言一眼就认出她是个小姐。

那时柴峥言其实刚从战场回帝都没多久，认识的人有限，而矜贵的帝都子弟的交际圈也不敢贸然接纳柴峥言，纷纷在试探中，倒让她捡了个便宜。

她刚被颜承衣退婚没多久，正烦闷着不愿接触熟人——嘴上不说，谁知道背地里有多少人在看她的笑话？她承认她受不了那些或同情或有深意或嘲讽的眼神。一直以来她都是最好的，可偏偏却是她被夫家退了亲。

于是认识柴峥言后，她杜绝了过往的一切交际，只天天来找他，除了看他舞枪，一有工夫就带他到处跑着玩。庙会也好、灯会也好，甚至连名寺高僧做法事祈福，她都拖着柴峥言去看。柴峥言很小便随父亲去了军中，直到立下赫赫军功才随父亲一道回了帝都，因而对一切都陌生得很，无论聂枣带他去看什么，他都一脸期待和惊讶，从不厌烦。

似乎只要是聂枣带他去看的，就是好的。

聂枣垂眸不语，天色也悄无声息地暗淡下来。

顺着大路，她重新回到市集。这里已是一片灯火通明，好几间铺子都摆着各式各样制作精巧的灯笼。一对年轻男女路过，女子指着一盏漂亮的鸳鸯灯笼拽了拽男子的衣袖道：“你看你看，那个好漂亮啊！”

“你喜欢吗？”

女子羞涩地点了点头。

男子当即问老板：“这灯笼多少钱？我买了。”

“一共是三十文。多谢这位公子，您和这位小姐一定能如这对鸳鸯一样和和美，白头到老。”

男子笑容满面地付了钱，将灯笼递给女子。

女子提着灯笼，挽着男子的臂弯，笑靥如花。

多年以前，也曾有个人在铺子前提着一盏灯笼……

他好奇地问她：“这就是鸳鸯？”

她点点头，道：“怎么，你没见过？这图案，绣品上还挺常见的。”

他老老实实地说：“只在书上听过，不过图案是第一次见。”

她忍不住道：“你到底有多少东西没见过啊，怎么见到什么都是这么稀奇的样子？”

“抱歉。”他笑得腼腆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完全没有握枪时的半分杀气，温和又好脾气，转而又道，“你要吗？我买给你。”

她实在不忍心说自家的鸳鸯绣品都能堆成摞了，至于灯笼更是有百儿八十盏，要多精致有多精致，个个都是顶级工匠的精心之作。如这等粗制滥造的灯笼，就算拿回去也是落灰，根本无用武之地。可看着柴峥言的笑容，她就彻底没了原则。

“要！”

他立刻掏钱笑眯眯地买了，摩挲着看了一会儿，再小心地塞进她手里。

若换一个人送，只怕这灯笼她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

可现在……她盯着那盏明显粗劣、边角处连漆都没上匀的灯笼，不知为何就是越看越好看，此时便是拿一千盏精工细作的灯笼和她换，她恐怕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。

“你……喜欢吗？”

“你觉得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笨蛋！”转着那盏灯，看鸳鸯图案在流转的光影中被映得分明，她还是没忍住说了真心话，“是你送的，我怎么可能不喜欢！”

只要是柴峥言送的，就算是块破布，她也喜欢！

晚风拂面，有些许凉意。

见聂枣看得久了，老板凑上来殷勤地问：“姑娘可要买灯笼？我这里什么样的

都有，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。”

聂枣回神，轻声问：“你这还有鸳鸯的灯笼吗？”

“有的有的，姑娘你稍等，我去找找。”

老板很快便翻出一盏鸳鸯灯笼递给聂枣：“这个给你，二十八文钱。”

聂枣用手指轻转了两下灯笼，微微出神，伸手去摸荷包，才发现刚换了衣裳，竟然忘了带银子。

她愣了一瞬，抬手摘下耳边戴的一对白玉耳坠，想问老板能不能用这个抵债，未料话还没开口，已经有人先一步丢过去一锭碎银子。

“不用找了。”

老板吓了一跳，接过银子，道：“这怎么行，这么多银子，都够买十盏……”

“这点小钱，不用在意。”

来人摆了摆手，身上那些价值不菲的穿戴顿时让老板闭了嘴，随即换上一张笑脸：“那就多谢这位公子了。公子可真是好人，您和这位小姐一定能如这鸳鸯一样和和美美，白头到老。”

聂枣：“……”

颜承衣：“……”

简直没有比这更尴尬的事情了。

聂枣提着灯笼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总之……谢谢了。”

颜承衣淡淡道：“不用客气，反正算你欠我的。”

真是一副斤斤计较的商人嘴脸！

其实一般来说是遇不上这种事情的，因为每次聂枣来见颜承衣都会易容成不同的样子，颜承衣也都习以为常。只是这次她希望颜承衣能顾念她之前帮夏白泽的情，仍是上次见他时用的那张脸。

想到这儿，聂枣也换了个话题，和颜承衣边走边聊：“白泽现在如何了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那亲事……”

“已经定亲了，是个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”

颜承衣的口吻还是十分防备，似乎是害怕她不死心，仍旧去纠缠夏白泽——防她防成这样，难道她是洪水猛兽吗？还是她做了多么丧尽天良的事情？

“这次来找我又是什么事，银子凑足了？”

聂枣忍了忍：“没有，不过这次我是想来同你商量的……”

“商量什么？”

“一定要一千万两吗？少一两都不行吗？”

颜承衣平静地说：“这件事我以为已经不需要讨论了。”

聂枣攥紧了拳，道：“本来我以为来得及，可现在情况有变——如果两三年内我拿不到龙髓玉，那么……它对我来说就没用了。”

颜承衣停下脚步，看向聂枣，眸子里无波无澜：“这与我有什么干系呢？”

是啊，这与他有什么干系呢？还是她太想当然了，以为与颜承衣和平相处了这么些年，这个人能稍微心软一二，但没变的东西始终还是没变。

聂枣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口气显得诚恳：“我是为了救人，如果两三年内再拿不到龙髓玉，他会死的。”

“救人？救谁？”

聂枣犹豫了一会儿，低声道：“柴峥言。”

她说完，半晌没见颜承衣回应，抬起头，却见颜承衣的眸色有些复杂，还有些微的讶异，他说：“他……竟然还没死？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所以你当年跟我求龙髓玉就是为了救柴峥言？”

“是。”

聂枣勾了勾唇：“怎么了？觉得可笑？”她转着手里的灯笼，看灯光忽明忽暗，视线飘落在那上面，缠绵而安宁，“我跟你讲感情大概你也不会懂，但可以说，如果没有他，我现在肯定不可能活着站在这里。所以我愿意用一切来交换他好好活着，实在不行便一命抵一命，用我的命来交换他的也不是不可以……只要你能担保救活他。”

“……他就这么重要？”

聂枣耸肩，笑了笑：“所以我说你不会懂啊。”

眼前的帝都贵公子身穿一袭月白锦服，外头是银丝素锦披风，长发被白玉镶金的玉冠高高束在头顶，只留下几缕优雅地垂于肩侧，面容俊挺清雅，星眸明亮中透着几分写意慵懒，整个人犹如一块打磨得上好的温润玉石——无可挑剔，却也仅仅是无可挑剔。

颜承衣冷下脸来，动了动唇：“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。”

不知为何，聂枣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：

虽然衣着仍然华贵，但面容却焦躁憔悴的颜承衣，用担忧而心疼的语气唤她：“小云……”

继而他又仿佛控诉般对她道：“怎会不喜欢你？还不是因为你先躲着我，对我冷淡吗？你到底哪里缺了根筋，才会觉得我不喜欢你？”

她努力地摇了摇脑袋，甩开脑中的荒唐景象。

她是魔怔了吧，才会想到这种匪夷所思的画面……还是说她对颜承衣已经怨念到要在脑海里羞辱他了？

“抱歉。”聂枣揉了揉额头，“我失言了。你真的一点也不考虑吗？虽然有些夸海口，但我想现在的我应该能为你做不少事。”

颜承衣：“你这是求人的态度？”

聂枣一扯嘴角，语气充满自嘲，笑却似哭：“那么我现在跪在你面前，用最卑微的态度哀求你，你会答应吗？”她又不是没做过，可结果……不提也罢。

“所以，姜随云，你就放弃了？”

聂枣倏然抬头，眸光移向他：“你的意思是——如果我不放弃，你就会给我机会吗？”

“我可没有这么说。”

聂枣预料到般笑了笑：“好吧，那我换个问题——你有没有想要，却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东西？”

颜承衣短暂地思索后回答：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不顺心的事情呢？”

“这倒是，不过我都能解决。”颜承衣看着她，“用不着你。”

一丝一毫都不肯松口。

聂枣捏着灯笼，顿了半晌，不知该再说些什么。颜承衣就像个防备至深的碉堡，无论她做什么，对方都无动于衷。

于是双方都沉默下来。

晚风真的有点冷，聂枣不自觉地缩了缩肩膀，下一刻，颜承衣那件银丝素锦披风便披到了聂枣身上。聂枣握着披风边缘，诧异地看向颜承衣。

但她发现对方没有任何不自然。

在颜承衣开口之前，她很有自知之明地先说道：“我知道，算我欠你的——披风我明天会托人还你。”

颜承衣倒是被噎住了，顿了顿才道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比起自作多情，她更倾向于颜承衣的“公子病”发作了。对外人，尤其是女子，他素来很体贴周到又不过分殷勤，令人如沐春风、倍增好感。

想到这儿，聂枣自然想起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，她的手又捏紧了几分，紧紧攥住灯柄，仿佛那灯笼能给她力量似的。

“其实我一直想问，当年我是不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得罪过你？”

其实聂枣一直不太想问，一是时隔太久，沧海桑田，去计较已经没什么意思了；二是她一直如鲠在喉，避之唯恐不及，恨不得干脆忘掉这件事。只是时下她实在需要了解颜承衣到底有多讨厌她，以此判断她继续纠缠、恳求下去，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。

“没有的事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……要退亲？我们毕竟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虽和你不算亲厚，但也没交恶，你不喜欢我，我能理解，可你这么直截了当地退了亲，便……丝毫没考虑过我吗？”

颜承衣勾唇：“姜随云，你在翻旧账吗？”

“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我不想怪你什么，仅仅是想知道答案而已。”

星夜无月，他们走得远了，路上已渐渐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彼此的脚步声。

“好吧……”颜承衣长出了一口气，“这件事我跟你道歉，可以吗？”

“原因不能说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原因，不过是年少轻狂罢了。”颜承衣又道，“前面就到我府上了，我们就此别过吧——你应该不用我送你回去吧。”

“不用。”

聂枣停下脚步，用手将滑落下来的长发别到耳后，微微垂下眸，她笑了笑：“你后来应当很庆幸吧？若真娶了我，只怕现在又是另一幅光景了……不过，当时我真的很难过，那时候我当真是想嫁给你的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就听见颜承衣的笑声，含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嘲讽。聂枣完全不觉得自己说的有什么好笑的，可颜承衣倒是笑得越发停不下来，甚至还用一只手扶着墙。

颜承衣抽风了吗？

过了好一会儿，颜承衣终于止住了笑声，嘴角仍是上扬着道：“为了救柴峥言，你还真是够拼的。只是我又不是傻子，这谎说得就没意思了……我知道你这些年大概都学了些什么，不过那些手段最好还是收收，我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了，和那些被你诓骗而轻易上钩的男人不同，你就不要白费心机了。”

聂枣一愣，她承认她刚才的确是在下套。没有男人会不喜欢别的女人的倾慕，就算不喜欢他，只怕也会心软几分，只是……

“我没有说谎，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“够了！”颜承衣打断她，语气里有几分不耐烦，“晚上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

在颜承衣面前撞得一头包也不是头一次了，聂枣没觉得十分难堪。

只是出师不利，颜承衣清楚地知道她喜欢柴峥言，知道她对他说的一切、做的一切，可能只是为了让他心软而将龙髓玉给她。一时半刻，她实在无力去扭转这种观念。

聂枣又在帝都留了几日，尝试着和颜承衣套套关系，但都收效甚微。

说来郁闷，因为童年关系不怎么亲密，两个人一点单独在一起的像样回忆都没有，让聂枣连个叙叙旧情的机会都找不到。

如果颜承衣这边不行，那就只能从柴峥言那边下手了。

第一个选择，是如同莫神医说的那样——开颅。不过这个风险太大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她不想尝试。

另一个就是入梦，可是此举同样具有不确定性。她有些担心：柴峥言昏迷多年，精神力能否支撑得住？如果万一……

但以上两点都建立在“若柴峥言苏醒，令主不会找她麻烦”的前提下。

第十七章

鬼都·试探

离开帝都，聂枣先去与公子晏会合。

公子晏领着聂枣进了一间阴森森的密室。四面无窗，正中放着一个青紫色的石盒，里头是块像瘤子一样的东西，当中正爬着一条深黑色的蛊虫。

“这便是种在我手里的蛊虫，叫万蚀蛊。它可以压制绝大多数的毒性，包括令主下的毒，不过需每月定量吃些养蛊的药材，否则便会遭到反噬。”公子晏抬眼看向聂枣，“你要试试吗？”

公子晏接赵黎这个任务果然没少下功夫，连她的蛊术一并学了回来。

聂枣看了一眼那蛊虫，问：“你已经有眉目了？这条蛊……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”

公子晏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：“只是一些猜测。你失去了几日的记忆，想来应该是令主做的。而那段时间，我到处寻不到你，你应该在令主那里，被他刻意抹去了记忆。这说明，那几天你知道了一些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。”

公子晏顿了顿，又道：“而且我怀疑，不只是你，就连我也失去了几天的记忆。我之前在揽月楼内发现了一个密室，可只隔了一天，再去时就发现那里已不复存在。多亏这条蛊虫，让我依稀觉得日期好像有些对不上，只是怎么也想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情……”

“那你想让我……去试探令主？”

“对。”

聂枣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好吧。”

“鬼都”。

确实有些奇怪了，以往聂枣出任务回来，令主总会先冷声点评一二，但这次，他只是看着她，仿佛在等着她的回答。

聂枣只好硬着头皮，先道：“任务已完成，不过属下有件事想问令主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令主是否抹去了属下几日的记忆？”

跟令主说谎、玩心眼就是找死，最好的方式反而是直接问。

令主回答得亦很干脆：“是，不过我觉得你应当不会想起来。”

“属下做了冒犯令主的事情吗？”

令主盯着她，反问：“你是这么认为的？”

随即，冰冷的唇角勾勒起一抹弧度：“你怎么不担心是我做了冒犯你的事情？”

聂枣干笑：“令主不要开属下的玩笑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聂枣就僵住了。

因为令主不知何时来到了她的面前，冰凉的手指撩起她的一缕发。

这男女之间亲密的动作让聂枣一时汗毛倒竖、毛骨悚然起来——眼前的男人并不是如长相这般年轻不经事，而是一个不知道活了多少岁的老妖怪。

而后手指便滑到她的面庞上，勾勒着聂枣的轮廓。

聂枣甚少用这张脸见人，常年不见光的皮肤极为敏感。她几乎下意识地便要躲避，却硬生生地稳住了身体，手指紧攥，仿若未觉。但心底的疑虑却迅速生根发芽成长壮大。

令主落在她身上的视线若有实质，让她宛若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——那几天，她和令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不会是真的……不，不可能！聂枣咬紧牙关。

就在这时，门被敲响了，传来极为恭敬有礼的两声响。

令主闻声道：“进来。”

一袭妖娆红裙的红袖款步而入。显然她也是来交任务的，只是进来看到跪坐在那里的聂枣，红袖的神情便微妙起来，起初是诧异，而后便变成暧昧。

聂枣如坐针毡。

“属下的任务完成了。”

令主点了点头：“去取新的任务吧。”

“是，令主。”